

馨 若

著 素 懷 張

若 馨

實 價 四 角

著 者 張 懷 素

發 行 者 張 懷 素

印 刷 者 華 豐 印 刷 鑄 字 所

上海浙江路五三六號
電話九〇三五八號

代 售 處 各 大 書 局

汪 序

廿五年下半年學校裏開了中國新文學一門選修學程，選習的學生都是對於文藝有相當愛好的人。我雖說暫時充當了她們的指導者，可是既非文壇耆宿又非儒林權威，論資格只是她們的同好而已，所以我採用的教學方法也是與一般儼乎其然的教授法不同，簡直可以說不是教授而是共同學習。我所知道的提出來告訴她們，她們所知道的提出來告訴我；我看過了的書覺得好的介紹給她們，她們看過了的書認為好的介紹給我，或是自由加以討論——這是閱讀一方面的的工作情形。除了閱讀之外也共同練習寫作有的從事翻譯，有的埋頭創作，看得出是費一翻苦心得來的作品便在學校裏小刊物上加以發表。有時讀到或是討論到戲劇，便來一次小規模的公演，我也不免被纏着塗上粉墨裝上假鬚鬚充當一個「脚色」——如是者半年。

這樣「貓鼠同行」的工作倒並不全無收成，懷素君的這一冊九萬字的創作便是這次的工作成績之一。

懷素君還是初次學寫小說，其工作之努力與態度之誠懇，直使我這被稱爲「師」的人感到慚愧嘆服。我知道她完成這部小說所費的時日並不久，可是却並不流於粗濫。寫好一部份原稿便拿給我或其他同學閱看，要求批評。每一個不經意的指摘她都接受着，改削重抄。聽說她爲了這一件工作累得生病，可是生了病她反覺得清閒了，躺在學校療養室裏繼續構思書寫。且不說別的，便是這樣的工作態度就值得欽佩。

懷素君爲文清麗，寫來毫不費力。這一部作品我特別喜歡她寫家常瑣事的地方：太太們的牌局，敏強家的錢別宴，南昌舅舅家話舊議婚等節，都是不平凡的描寫。有一位先生曾評說她的筆調頗似英國女作家 Jane Austen 的係明論。我以爲她這種行雲流水似的家常素描，即使比之以曹雪芹，亦無愧色！

當然，這一部小說不是毫無缺點的——這倒不是因為為人師者對於自己的學生即使是「高材」也非加以貶責不可，而是事實如此——這也不必引為失望，因為一則天下一舉成功的事本來少可憐得，二則像懷素君那樣的缺乏生活經驗的人而要她產生偉大的作品根本是一種苛求；不過我知道懷素君是並不以此為止的，技巧修養的增進與生活經驗的豐富正是她現在的企圖，我想不久的將來她一定會有更進步的作品來與世人相見的。

汪宏聲二十六年三月十五晚於上海

葉序

本來我是沒有什麼資格來做序的，只是懷素再三懇托，誠情難却；而且她那第一部的創作的確也引起了我不相當的興趣；因此，不辭淺陋，便來佔上一些篇幅，但望若馨不會因此序而有所損失。

關於若馨這書，我是沒有許多好說的，一則因為未及仔細將它閱讀一遍；再則，因為自己爲文十分幼稚，何能對人家下什麼批語？關於若馨的作者，我却很可以來介紹一下，因為我和懷素是五年的同窗，對於她的生活，個性，多少有些認識。

她這次創作的出刊，在旁人看來，是覺得很突然的；在我，却深知她有三五年的準備，因她一進聖校，和我熟悉後，便時常向我吐露她這唯一的願望——將來從事文藝工作——所以她這次的著作，雖是初次嘗試，可是絕對沒有矯揉造作的弊病。她把青年人的生活，毫不着色地輕輕畫出；把小兒女的心理，忠實地，天真地細細

寫來。其文筆的活潑，設想的週到，教人佩服之極。

往常看小說，我最恨看虛偽的，不切實的作品，因為文字和言語一樣，不真摯，誠實，便失却了它的價值；而且滿紙的欺人之談，看了也不爽快。這若馨的故事，我看着她便有一種真實的感覺。因為作者將青年們的實地生活和真切心理隨手素描出來，無怪她的作品會這樣的動人了！

這若馨的出刊，正是懷素煞費心血的代價。現在且不要去說別的，就是她那洋洋九萬言的埋頭苦功，曾費去了她多少可貴的時間和心思！我對她這部著作，祇有佩服的份兒，羨慕却是不敢。她的深意苦志是着實可以嘉獎的，望讀者別當它普通的小說看，而將她深深地體味一下！

二十六年三月十六日于聖瑪利亞女校

自序

在這過渡時代下，像這樣的故事正不知有多少，這只算是幾千萬個悲劇中的一個。這是一個千古一律，又是千古常新的故事。像巴金先生在他的春天裏的秋天中說的：「每個人都有春天的。無論是你，無論是我，每個人在春天裏都可以得着歡笑，得着愛情，得着陶醉。」因為每個人都有春天，這故事便輕輕的展開了。但却給吃人的舊禮教蹂躪了春天的燦爛，帶來了冬天的蕭殺。這是一個平凡的故事，正如張君愛玲說的：「也許一般在小說中追求刺激與興奮的讀者們要感到失望，因為全篇中並沒有『偉大慷慨』的英雄美人的可歌可泣的歷史，也沒有時髦的『以階級鬥爭爲經，以兒女之情爲緯』的故事，只有很平凡的事實——一個女孩子怎樣得到，又怎樣結束了她的初戀。」故事中的女主人若馨是爲她的家庭犧牲了，華藍和另外一個女子結婚却並不能歸咎於他，他也是犧牲在嚴命之下，這不幸的結果是畸

形社會所賜予的。兩個青年是給摧殘了，也帶累了不少和他們有關的人。澈底說來，犧牲了兩個青年之後，對於雙方的家庭也並沒有好處。在現在的中國，不知有多少若馨和華藍，也不知有多少家庭捲在這麻煩的漩渦裏！要澈底解決這問題，首先要剷除那傳統的舊觀念和吃人的舊禮教。但那一天才是青年們得到光明的日子？

這故事一半是根據事實，一半是憑着想像湊合寫成的。從來沒有大胆地寫過戀愛故事，也從來沒有寫過長篇小說，種種沒有經驗，寫來當然是極幼稚而又弊病很多的。這篇稿子能完篇，全仗汪師宏聲和各位同學的勉勵。這故事是為紀念一個友人——茜——而作。寫成後也並不一定想付印，後經幾個較熟悉的同學的慫恿，竟毅然付印了。從寫作至出版，汪師宏聲的幫助最多。在這裏向他道謝。

二十六年三月七日

「若馨，現在各學校都相繼開學了，你的學校問題解決了沒有？」年老的父親取下了香烟嘴，問正在看報的女兒。

「還沒有哩，爸爸，我也不知道究竟那個學校好，此時差不多的學校都開學了，怎麼辦呢？」她放下了報，向着父親。額前的短髮披下來；她將頭向後一仰，那一片柔順的頭髮就好似緞子般的披向耳後去。

「昨天在報上看見亦青文學院還在招生。這是一個新開辦的學校。不妨去要份章程看看。」父親說。

「表姊，下午同我去要章程好不？」若馨要求她的表姊。

「可以。」她表姊答應了。

若馨這才又拿起報來看。她的頭一低，頭髮又紛紛的披向額前來。她故意用頭髮擦着報紙，沙沙作響。慢慢的，她又將頭髮仰向耳後去，那圓而帶尖的臉上有一張小小的嘴，有一對明亮清麗的眼睛。那一雙微微向上的眉毛給人的印象是這個女孩子不隨俗，表現了她的好強心。她穿着長祇齊膝的洋服，那樣活潑地。

飯後，若馨同她表姊去要章程。在路上，若馨對她表姊說：

「表姊，別的學校都開學了；要是找不到學校可就糟了。」

「上海學校這麼多，怕找不到學校！剛才舅舅不是說亦青文學院很好麼？去要了章程來再說。」她表姊安慰她。

好容易找到了亦青文學院。除了院門前一塊黑底白字的校牌高高的掛在那裏外，靜悄悄地什麼人也沒有。

「表姊，怎麼沒有人？屋子也不整齊，並不像個學校。若馨有些失望了。」

「且進去看看。」表姊說。

「那邊有一個人來了，好似門房模樣。讓我去問他。」若馨迎着那人走去。

「喂，開了學沒有？還招生麼？高一招不招生？」

那老頭兒向若馨望了一會，慢吞吞地伸出籠在袖子裏的手說：

「開學了，還沒有上課。招生的，可是中學部不在這裏。你要投考高一請到中學部去報名。」

「中學部在什麼地方？」若馨問他。

「在柯正路十九號。」

「怎麼？中學部不在這裏？」表姊問。

「說不在這裏，我們走吧。」

過了馬路，若馨回頭望望這文學院的屋子，那樣死寂地，祇有冬日的陽光淡淡地照在校牌上，若馨說：

「我希望中學部不要像這裏一樣零落。」

「柯正路該向那邊走？上海的路我不認得。」表姊說。

「一直走向左轉彎就是柯正路了。」

「人家忙過年，你却忙考學校，真是苦惱！」表姊打趣她。

「這也是沒法子——這不是亦青中學麼？我們真眼鈍，這樣大的字早該看見了。」若馨輕快的跳起來。門口有幾個形似學生又像門房的人站在那裏，一個個鼻子給西北風吹得通紅，見她們走近了，都驚奇的向着她們。

「這些人是學生還是茶房？」表姊輕輕的說。

「不知道，怪討厭的。但既然來了也不能空手回去。」若馨說，蹙起了那微微向上的眉毛。

她們走到傳達處，不見一個人。正在爲難，門口一羣中的一個喊：

「門房，有人找。」

於是才來了一個門房。

「有章程麼？」若馨問他。

「有，有。」他拿了兩份章程出來，並附有兩份招生簡章。

若馨和她的表姊離開校門時，聽見這一般人在竊竊的私語着。

「表姊，這些人似乎是本校的學生，這樣可厭！」

「不理他們就是了。」

「如果爸爸知道是男女同學的一定不會讓我進。」若馨說。

「那就進老學校吧。」

「不，我不喜歡老學校，二則又要寄宿，我就怕離開家，這裏離家很近，可以走讀。你說回去怎樣和爸爸說？章程上是說男女同學的。」

「奇怪，報紙上明明載着是男女兼收，難道舅舅沒有看見？」表姊說。

「不知道，大概是爸爸沒有留意。」

「這樣說章程要不到招生的。幾時考，幾時上課，學費多少就是了。別的一概別

提。」

「這不是要扯謊了？」若馨說。

「那也顧不得許多了。」

到家，父親已由辦公處回來了。若馨先將章程放在樓上，再下來見父親。父親問：「章程要來了沒有？」

未開口，若馨先紅了臉，照她表姊的話說了一遍。她父親沒有說什麼，只叮囑她好好的將書溫一下。若馨如遇大赦般的跳上了樓，見了表姊，說：

「我真嚇死了，下回再也不扯謊了。後天就是考期，明天去報名好不好？今天恐怕遲了。」

「好，明天陪你去。」她說。

若馨真是忙了。開書箱找書，看投考常識。她母親見他忙得這樣，不禁失笑說：「臨渴掘井中什麼用？一天多的時間也趕不出什麼來。」

若馨什麼都不管，只捧着書往腹內吞。秋菊請吃點心也沒聽見。她妹妹過來將她的書奪下了她才嚇一跳。她妹妹說：

「好了，別做書獃子了，請用點心吧。」

「還有幾頁讓我看完了就來。」她眼不離開書的說。

不一會，她跳着下樓，一見她母親就說：

「媽媽，你看我的成績好不好？兩點鐘內已溫熟了代數。」

「我還不知道是走馬看花！點心命人去熱，早已冷了。」她母親說。

放下了筷子她又奔上了樓。她所怕的就是幾何，拿起這本書就頭痛。再經一連幾題證不出，心裏懊惱起來，越懊惱越做不出，到吃晚飯的時候還沒有頭緒，可是頭已昏極。不吃晚飯，極力的做，到半夜才稍有端倪，可是人已支持不住了。第二天早上起不來，竟發熱了。

「表姊，我今天起不來，請你代我去報下名，要求遲兩三天考。你再問問有多少

女學生。我想午飯就在那邊吃。」若馨靠在床上對表姊說，手裏還捧着書。

「好，我知道。睡一會吧，再看書更要頭昏哩！」

表姊走後，若馨翻開書來看。只見一行行的字在跳動，一句也記不住，只得閉了眼睡下。」

「大小姐，陸小姐來了。」秋菊輕輕地走近床前說。後面跟着一個不施脂粉短髮黑臉的女郎。若馨睜開眼一看，說：

「芸，你來了！快坐下。我不好過哩！」

「我一進門你母親就告訴我你不好過。什麼病？」

「這是趕出來的病。」若馨說，咬着嘴唇笑。

「趕什麼？」芸問。

「趕書。」她說。

「這樣用功，年假還趕書！」芸說。